

乡村振兴语境下莆田市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

张建凤^{1,2}, 谢冰清¹, 吴滢²

(1.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2.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目前莆田市革命文物保护面临以下困境:从革命文物保护的主体看,革命文物资源社区参与度不够;从革命文物保护的客体看,革命文物资源不强;从革命文物保护途径看,革命文物融合利用不够充分等。针对当前困境,建议以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目标为导向,多措并举,优化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 革命文物;五大目标;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3)02-0157-05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Putian City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Jianfeng^{1,2}, XIE Bingqing¹, WU Lv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Putian City show that as to the main bod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there is not enough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esources; as to the object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there is a lack of advantageous resource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s to the way of protec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there i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so 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ilemma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in Putian, it is proposed to take the five goals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guide,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five goal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革命文物是历史的记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提高文化自觉、加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生动教材。新时代“要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信心百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实施了系列保护与利用举措。学界也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

践、技术与方法研究、保护利用的体制与机制等几个方面开展了研究。^[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3]莆田市革命文物见证了莆田人民斗争的艰辛历程,但大部分散落在乡村,资源显著性不强,难以在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应有的时代价值,学界对莆田市革命文物的相关研究也较少。本文以课题组在莆田市的实际调研为基础,分析莆田革命文物保护实践,深入剖析莆田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

收稿日期:2022-08-29

基金项目:福建工程学院院科研发展基金(GY-S21107);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项目(JAS22078)

第一作者简介:张建凤(1977—),女,湖北咸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传播、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乡村振兴给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新场域,革命文物保护也推动乡村振兴”为研究理念,围绕革命文物赋能“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目标提出对策建议。

一、莆田市革命文物资源保护的主要做法与成效

保护好革命文物是革命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务。近年来,福建省加大对省内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力度,出台了相关政策,“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在莆田市逐渐成为共识。莆田市不断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机制不断优化,革命文物文旅融合逐步推进,革命文物教育功能得到很好发挥,红色文化得以创新传播。

(一) 建立工作机制,夯实革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

工作机制是公共服务标准化可持续发展的执行推动力。^[4]革命文物保护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为了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常态化,莆田市做实做细《莆田市文物安全工作检查经常化制度》《莆田市文物安全重要事项报告制度》《莆田市文物安全工作例会制度》等文物保护五项制度,建立健全莆田市革命文物常态化保护工作机制。^[5]如划定革命文物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并落图到国土空间规划图件,纳入“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以保护革命文物本体及历史环境风貌;统一制作保护标志碑或标志牌,建立革命文物档案,并明确专门保护机构和安全管理责任人,将革命文物保护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同时开展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措施,实施革命文物维修保护计划,对革命文物安全防范设施进行建设;利用各级文物专项补助资金并多举措发动民间资本用于革命文物保护工程;组织革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编制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分步骤建立方案储备库等,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机制。

(二) 挖掘红色资源,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

革命文物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为更好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莆田市在澳柄宫革命旧址、陈国柱故居、中共仙游上宫支部旧址、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中共闽中特委旧址、中共闽中游击队珠江中队驻地旧址(珠江林氏宗祠)等革命旧址内开辟革命旧址纪

念馆和教育基地。目前全市革命文物中共有 4 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 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6 处县(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 处党史教育基地,其中 13 处设立展示展览并免费向社会开放参观。此外,莆田市还利用红色资源推出“永远跟党走”“走红军路、唱红军歌、品红军饭”等红色研学与红色教育线路^[6],并将闽中大洋乡打造为红色教育的主阵地,把弘扬“闽中红旗不倒”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中,将基地纳入莆田市委党校教学管理,固定组织多批次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学生团体前来接受红色教育培训,使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实现。

(三) 完善配套措施,推进革命文物与旅游融合

“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在革命文物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创建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是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莆田市对中共上宫支部中央正殿礼堂修缮、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旅游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建设,同时修建涵江区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建设环闽中滨水景观工程、生态漫步道、亲水平台、休息长廊、凉亭等。通过完善革命文物配套设施,促进革命文物旅游融合,如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现已初步成为集会议培训、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参观旅游为一体的红色旅游教育培训基地。目前莆田市围绕革命文物资源,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3 个(闽中革命司令部、麦斜岩、马院人家),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 1 个(南日九重山),同时建设了 1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进一步挖掘革命文物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革命文物文旅融合功能也较为充分实现。

(四) 强化节点宣传,创新传播革命文物的红色基因

节点宣传来自节点营销,革命文物的节点宣传,是依据特定时间、节日等节点来开展宣传活动,利用对这些特定节点的思维惯性,增进人们对革命文物的了解,深化对革命文物蕴含精神的认识,能较好发挥革命文物的价值和功能。莆田市注重利用特定时间节点来强化传播革命文物,如围绕建党 100 周年组织系列活动,推出一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革命精品展览;围绕百年奋斗历程主题,策划推出“红色记忆”“永远的旗帜”“理想照耀中国”“闽中洪流”等专题陈列展览;通过与城区中小学等学校合作开展红色

故事讲解比赛、中小学生书法大赛等,开展百年“党的故事我来讲”活动。通过这些举措,生动诠释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使革命文物红色基因得到创新传播,革命文物价值得到更好地实现。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莆田市革命文物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打造现代版的中国新农村,乡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为乡村振兴“铸魂”;革命文物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资源,能为乡村振兴“筑基”;讲好革命文物红色故事,能为乡村振兴“聚神”;保护革命文物,能为乡村振兴“增光”等,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是乡村振兴的一笔重要财富。现阶段莆田市革命文物得到一定的保护,革命文物资源得到初步开发,但是革命文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客体看,文物资源禀赋有限

资源禀赋决定了文物的利用空间,目前莆田市已公布的市、县(区)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56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县(区)文物保护单位14处,一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6处;可移动革命文物26件/套。作为福建省9个地级市之一,莆田市在革命文物资源上不占优势,没有国家级革命文物,显著性不强,且分布零散,大多在交通不便的山村,位置较为偏远。同时莆田民间宗教信仰较为兴盛,“里必立社,社必有庙”,宫庙、祖祠随处可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旧址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宫庙和祖祠,如城内三妃宫、澳柄宫;56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旧址中,20处为宫庙,6处为宗祠。这些革命文物旧址依然有着宗教信仰场所功能,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功能开发受限。

(二)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主体看,社区居民参与度不够

社区参与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场域,尽管莆田市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机制将革命文物保护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但整体上社区居民参与不充分,居民积极性有待提高。课题组对莆田市革命文物保护进行走访和调查发现,很多群众对革命

文物的认识不够,对这些旧遗址发生的历史事件价值不甚了解,特别是对其不可再生性缺乏足够认识。即使当地一些居民被选作革命文物养护人,但他们大多学历较低、年龄较大,对革命文物了解不深、自学习欠佳,对革命文物的认识多停留在旧址的简单介绍上,对莆田革命文物的精神内涵却一知半解,缺乏一定的文化传播与传承意识。革命文物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相连,社区村民参与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莆田市革命文物资源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尤其是教育功能的发挥。

(三)从保护与利用途径看,革命文物融合利用不充分

文旅融合是革命文物精神活化传承的重要途径,虽然莆田市革命文物资源的社会教育和文旅融合的功能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革命文物资源被视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但革命文物资源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整体性规划较浅:如革命文物资源利用度不高,社区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加之地理位置偏僻文旅功能难以实现;革命文物红色文化的传播上,线上线下配合不够密切,未能达到联动效果;缺乏融合理念的设计和服务项目,服务行业参与经营红色旅游的主动性缺乏,革命文物旅游资源的配套设施滞后,线路配套的吃、住、行、购、娱等细节差异性不够,吸引力有待提高。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只有不断强化革命文物融合发展,才能满足现代旅游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更好地实现产业化发展。

三、乡村振兴语境下莆田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路径选择

革命文物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如于秀杰以新媒体为视角,指出“革命文物+”是扶贫工作的亮点,要以“革命文物+古村保护+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为理念,打造红色旅游胜地^[7];王娟等提出以革命文物为资源,带动就业、创业、群众增收、产业发展、环境改善^[8];刘黎从建设乡风文明入手,提出要对革命文物进行大众化的话语转换,建设革命纪念馆^[9];龙金菊认为要注重红色精神力量培育,加强系统性研究,提升社会认同^[10]。莆田市革命文物保护现状是我国大多数革命文物资源不突出县市的缩影,这些研究为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革命文物价值与意义重大,在革命文物资源不够丰富、相关保护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将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融入到乡村振兴中,两者将相得益彰。发挥革命文物时代价值,基于乡村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目标,可尝试从以下五方面推动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

(一)以文化振兴目标为导向,挖掘革命文物时代价值,注入乡村振兴的精神力

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文化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振兴乡村文化,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可以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力量。莆田市散落在城中闹市、乡间僻壤的革命文物资源,记载着一百多年莆田儿女英勇奋斗、从革命胜利走向复兴的光荣历程。直抵人心的革命故事和继往开来的历史瞬间,是莆田人民砥砺奋进的最好见证,是历史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文化财富,也是莆田市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教材。以文化振兴目标为导向,在实践中要对革命文物的红色文化进行多功能、多层面与多元价值的挖掘,将革命精神及文化注入乡村振兴的建设实践及话语体系,弘扬革命文物文化的政治性、科学性、人民性,抵御错误社会思潮的侵袭,发挥革命文物对主流价值观的维护功能,夯实先进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讲好革命文物红色故事,凝聚文化自信,展现真实性、革命性、历史性,发挥革命文物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提供先进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在理论武装、知行合一、制度规制中弘扬革命文物党的精神谱系,发挥革命文物的精神引领功能,坚守先进文化建设的价值硬核^[11]。具体工作中可以与家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通过树典型,推选一批红色革命先进个人、家庭、村镇,以榜样带动、以先进示范,营造革命传统的浓厚氛围,为莆田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力”^[12]。

(二)以产业振兴目标为导向,推动革命文物融合发展,提高乡村振兴的经济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适宜

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13]首先,遵循革命文物和乡村振兴互通互融的原则,为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旅游等业态发展、跨界融合、区域发展提供资源和文化附加值;按照“文化”与“旅游”宜融则融的原则,对革命文化中的实践动力进行提炼,将莆田市革命文化遺產资源融入莆田地域特色旅游;充分发挥革命文化遺產的爱国教育和党性教育作用,打造一批红色研学、高端研学旅游等品牌产品,实现莆田革命文化教育全覆盖,形成融“红”促“绿”的产业发展格局。其次,以“科技引领”“跨界融合”为“革命文物+新业态”的主要表现模式和战略指引,创新革命文物展示方式,构建革命文物科技发展体系,激活革命文物事业发展的未来。最后,以“革命文物+区域合作”打破景区和地区界限,推动红色莆田与海滨邹鲁、妈祖圣地等文旅品牌的合作发展,将莆田革命文物代表的红色文化、莆田海滨邹鲁(莆田有“海滨邹鲁”之称)的蓝色风情、妈祖圣地的黄色宗教风韵互联融合,构建莆田“红蓝黄”文旅品牌体系。

(三)以人才振兴目标为导向,建立社区居民参与为主导的保护机制,提高乡村振兴的人才力

场域是客观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形构,世界并不是高度统一的,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14]革命文物分散在不同的区域,属于不同城乡社区,革命文物、社区居民、社区环境等存在一定的关系,构造不同的“场域”,生于兹长于兹的社区居民,既是革命文物保护的传播对象,也是革命文物保护力量的重要来源,在参与保护革命文物过程中,社区居民获得自己的“社会资本”,得到锻炼,从而为乡村振兴培养了人才。乡村振兴的核心是通过人才振兴带动乡村发展建设,根据“六枝原则”^①,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代表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是有效的管理模式。在农村社区建立村民参与的革命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以“民主管理”为指导,尊

① 六枝原则: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保护优先,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详见江泽慧主编的《华夏古村镇生态文化纪实(上卷)》第40页。

重社区居民的权利,吸引社区居民参与革命文物保护,与社区社会发展变迁同步,既是解决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人才缺乏的举措,也是让革命文物文化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举措,同时也是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建设的重要举措。

(四)以生态振兴目标为导向,构建革命文物保护生态,提高乡村振兴的生态力

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文物与人的新型关系是符合国情和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关键。^[15] 保护革命文物,使散落在乡村田野的革命文物“活起来”,除了保护革命文物本体本身,还需要思考革命文物所处的外在环境,将革命文物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思考,革命文物保护与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充分实现,革命文物保护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莆田市白沙镇澳东村、澳柄村围绕革命旧址澳柄宫,整合两村红色资源、山水自然资源以及田园风光,打造澳柄桥、澳柄宫、古驿道等旅游点开发乡村旅游,培育特色产业,在尊重生态的基础上传承革命精神、解读革命历史,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革命文物尤其是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是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革命文物保护生态,必然会促进当地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振兴为目标,建设革命文物的整体生态环境,充分发挥革命文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能真正实现革命文物“活起来”,为乡村振兴的生态环境改善赋能添彩。

(五)以组织振兴目标为导向,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乡村振兴的组织力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和保障。农

村基层党组织深植乡村,是加强村民思想道德教育和农村革命文物保护的有能力、有文化的优秀组织。革命纪念馆、陈列馆等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是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启动革命文物这个“红色引擎”,以革命文物的政治功能统领乡村党建,可以有效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更好服务乡村振兴。莆田市革命文物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是红色正能量的生发地,要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史党性教育活动,不断推进革命文物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如基层党组织不仅在基层一线积极主导革命文物保护,带头学习革命文物精神,开展党内监督和村级监督相结合,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与党内作风相共鸣,还要积极向村民宣传革命文物的价值,宣传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政策,组织和吸引村民参与到革命文物保护事业中来,以组织振兴目标为导向,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全方位提升基层党组织素质。

四、结语

革命文物是在地文化底蕴的精华,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驱动力,在文化主体日趋丰富多元的新时期,革命文物可以极大地丰富乡村文化内涵。尤其是在革命文物资源有限的地区,将革命文物保护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积极发挥革命文物的文化价值,可有利于传承红色文化,激发爱国情怀,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文化自信、自豪感及认同感、归属感,在活态传承革命文物的同时弘扬革命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如何学好党史[J]. 实践(党的教育版), 2021(4): 19.
- [2] 卢世主,朱昱.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的现状与进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3(6): 145-153.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4] 卓越. 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创新机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56.
- [5] 莆田打响乡愁保卫战 开发为文保让路[EB/OL]. [2015-03-04]. fjnews.fjsen.com/2015-03/04/content_15754293_all.htm.
- [6] 陈艳艳,林罗晓,林清炼. 打造红色旅游“新引擎”: 仙游县盘活红色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N]. 湄洲日报, 2021-06-07(B02).
- [7] 于秀杰. 新媒体视域下革命文物保护发展研究[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19): 53-56.

化的“价值映射”表征,发掘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以及文化领域更多价值点以解决本土问题,为建设中国话语体系贡献才智,将成为新征程上人们孜孜以求的新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大椿.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55.

[2] 胡萱, 胡小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实现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14): 64-66.

[3] 王前. “以道驭术”的内涵与价值: 答陈云的相关商榷文章[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 31(1): 125-127.

[4] 王前. “以道驭术”: 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8, 30(1): 8-14, 110.

[5] 杨伯峻. 论语译注: 简体字本[M]. 2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43.

[6] 方勇. 孟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76.

[7]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89.

[8] 墨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2.

[9] 杜石然, 范楚玉, 陈美东, 等.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1, 124.

[10] 李正风, 丛杭青, 王前, 等. 工程伦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吴国林. 自然辩证法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119.

[12]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EB/OL].[2022-07-15].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7/15/c_1128830256.htm.

[13] 崔唯航.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实现“中国化”[J]. 人民论坛, 2018(34): 29-31.

(责任编辑: 王圆圆)

(上接第 161 页)

[8] 王娟, 来守英, 程红. 关于新形势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路径的探究: 以日照市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 (16): 58-61.

[9] 刘黎. 曲靖革命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研究[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9(5): 85-89.

[10] 龙金菊, 梁正海.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中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与利用: 基于贵州石阡困牛山红色革命遗址的考察与思考[J]. 铜仁学院学报, 2022, 24(4): 39-49.

[11]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通知[EB/OL].[2021-12-24].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31/content_5665933.htm.

[12] 许东. 乡村振兴视域下山东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路径[J]. 人文天下, 2021(11): 66-70.

[13]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EB/OL].[2021-03-25]. www.gov.cn/xinwen/2021-03/25/content_5595687.htm.

[14] 张国昌, 胡赤弟. 场域视角下的高校协同创新模式分析[J]. 教育研究, 2017(5): 55.

[15] 曹兵武. 生态文明视角下历史文物在现代社会的再脉络化: 兼论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有关问题[J]. 东南文化, 2020(3): 13-22, 189, 191.

(责任编辑: 王圆圆)